

【发郊/姬屋藏郊】道狭草木长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568959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568959>.

Rating:	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 RPF
Relationship:	发郊, 姬发/殷郊, 姬屋藏郊
Character:	姬发, 殷郊
Additional Tags:	玄鸟归岐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23 Words: 4,963 Chapters: 1/1

【发郊/姬屋藏郊】道狭草木长

by [Lingcjl17](#)

Notes

羞涩的黏黏糊糊的汁水丰富的小情侣
迟祝七夕快乐
勾引失禁体弱心骚，希望看完以后不要说我诈骗

“少主。”侍从端着托盘站在姬发的卧房外，叫了好几声，坐在床边的青年才缓缓抬起头来。

自打姬发回西岐，众人都看出他们的这位少主不太正常。先是不眠不休地照顾主上西伯侯，众人只当姬发孝顺，可是西伯侯都大好了，少主还是面容憔悴。

“姬发？”

“姬发？”

姬昌叫到第二声，姬发才反应过来。

“父亲。”

“你快去休息吧，不用陪我了。”

“是。”姬发站起身行了个礼，向后退走，眼底有些犹豫，却又没有开口。

正当他要出门去时，姬昌又叫住了他。

“我昨夜卜卦，昆仑那边应该有好消息了。你收拾一下接你的兄弟吧。”

姬发瞪大眼睛，久违得有了神采。果然不日，杨戩就举着昏迷未醒的殷郊水遁出现在姬发院子的水池边。

姬发听见动静，连忙出来，有些不安地搓搓手。“怎的就你？那小孩儿呢？”

杨戩笑了笑：“在你家田里骑牛玩呢。你别问他了，着急都写脸上了，快搭把手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姬发被说破心思有点脸红，连忙伸手把殷郊打横抱进怀里，小心地进了卧房。

姬发看殷郊面色安宁，却完全没要醒来的迹象，转头有些不安地看着杨戩。

“昆仑给你带话，说若无意外，七日会醒。”

“那若有意外呢？”姬发忐忑地问。

“这个概率非常小，万一实在没醒那就是命了。”杨戩说着，又掏出一支小瓶子，“这是仙髓膏，每日在他脖子上涂三次，可以淡化疤痕。”

从前在质子旅，打打杀杀受了不少伤，也没想着要淡化疤痕，可如今看着殷郊脖子上的痕迹，姬发实是心痛不已，接过药膏就忙给殷郊抹上。

真好，殷郊的皮肤是微温的，还有脉搏的震动。

真好，殷郊的确活着。

姬发觉得鼻子有些酸，碍于杨戩在旁边，生生忍着没哭。“他怎么吃东西？”

“不用吃，实在是饿了自己会醒的。”

“啊？”姬发还想再问，杨戩快声说了句告辞就水遁了。

至此之后的七天，姬发寸步不离殷郊，困了也只是俯在床边睡。餐食也都是侍从送进房里的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少主重病。而姬发自己也觉得的，要是殷郊再不醒，他就真的要病了。

现在已经是第七天的下午，距离满七日还有一个多时辰，听见侍从唤他，姬发努力睁开酸涩沉重的眼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少主该用膳了，前几日您还吃两口，最近这两三天几乎不吃东西了，主上担心你。”

姬发看了眼外面的天色，七日将满殷郊还没醒来，他哪里有心情进食，摆摆手让侍从退下，只得又捧起殷郊的手。“殷郊，殷郊，睡够了，快醒醒罢。”

夕阳从屋门口流淌进来，柔柔地拢在姬发有些乱杂毛的头发上。殷郊眼睛没完全睁开就看到这一幕。

“姬发……”他的声音哑得连自己都听不清，可姬发却听见了。

“殷郊，殷郊，殷郊你醒了。”

听见姬发的声音，殷郊才有活过来了的实感。身体传来一阵陌生的痛麻，殷郊不可自己地呼了口气。这微小的动静也被姬发捕捉：“你要水吗？”他说着就起身去倒水，可劳碌多日又突然狂喜，这会儿猛地站起来，顿时头晕眼前一黑，几乎就要倒下去。

姬发条件反射地做出摔倒不至于太痛的动作，却被结结实实地抱住。

“姬发！”殷郊把姬发箍在怀里，手臂和前胸因为突然发力而传来密密麻麻的刺痛，他咬咬牙先把姬发扶到床上，自己却很难撑着身体坐起来，只得又躺了回去。

“你……病了？”

“没有。我能生什么病？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就是太激动了，没事，我给你倒水。”姬发给自己找补，终于倒了半碗水凑近殷郊唇边。

“唔！”

“怎么？”姬发听殷郊一声痛呼心道不妙。

“疼，不喝了。”

听姜子牙说过，还肉身而复魂的人，可能身上会有诸多不适，姬发估计殷郊现在就是这个情况。“你等等，我去叫人来。”刚起身，手就被殷郊拉住，姬发回头看他，眼里全是忧心，殷郊却笑了。

“你陪我吧，别喊别人。”

“好。”姬发被他笑得心软，竟不反驳地坐回床边。“你做什么这样笑？”

殷郊笑得更艳，却又因疼表情有些扭曲：“我觉得疼一下挺好的。”

“你疯了，这怎么是好事？”

殷郊缓缓回答：“疼痛有活着的感觉。”

“你……”姬发呼吸一滞，不知如何回答，直觉心口烧得疼。

“我在昆仑修身复魂的时候，一直在梦里见你。可我摸不到你，没有温度，也没有疼痛。我知道那是假的。”殷郊说，“可我现在这样痛，就知道你是真的了。”

“别说了。”姬发眼中湿润，用手背抹了抹。“你活着就好。只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你好受些？”

“你抱抱我吧。”殷郊隔了好一会儿才说。

姬发以为自己听错，闪闪睫毛问：“什么？”

“你明明听清了。”殷郊也不等姬发再回答，吃力地抬起手臂，想要把身体凑近他。姬发觉得自己这会儿心跳得太快，慌忙地站起来：“我，我去问问杨戩……你等我一下……”转身

之前，他似乎看到殷郊眼神里有一丝落寞，可他不敢确认，只匆匆出了房间。

从前在质子营，殷郊很少看姬发穿便服，尤其是这西岐的衣裳，触感柔软，散发着阳光的香气，以至于他会忍不住想要触碰姬发——像在半醒未醒的幻境里那样。

从昆仑离开之前，师父告诉了他，如果想早点适应这个身体，就要历经云雨，遭遇极乐极痛。殷郊再怎么和姬发亲密，也不好意思直接说出口，方才想抱一下，也只是想抱一下，没想到只是这样姬发就如此抗拒。

“这可如何是好？”殷郊躺回枕头上，望着顶上的帷帐。

殊不知此时，姬发也像热锅上的蚂蚁。

“殷郊醒了，你应该陪伴他才是，来找我作甚？”杨戩问。

“他身体很痛……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好受些？”

“同房，历经云雨，遭遇极乐极痛。”

“啊？”姬发大惊，“殷郊是我最好的兄弟……我怎么能……”

“办法告诉你了，接下来你就自己想办法吧。”杨戩说着把姬发推出门去，姬发还想再问，身后的门已经被关上了。

天已经全黑了，一轮皎白的月悬在姬发头顶，似乎是下定决心，他甩了把袖子，推开房门。

“殷郊……”

他的殿下披散着头发，穿着他留在床头的衣服，见他进来，偏过头，带着他十分熟悉的笑容。看着这样的神情，姬发越觉得有梗在喉，讲不出杨戩告诉他的“好办法”。

“方才有人送吃的来，我太饿了，就没等你。”殷郊说。

“这个自然无妨。”姬发有些局促地挨在殷郊旁边坐下。

“但是给你留了一口，你要吃吗？”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姬发觉得殷郊离他太近了，说话吐出的气息，都撩在他耳根，像轻轻柔柔的羽毛，惹得他心痒。

“嗯。”

见姬发答应，殷郊手脚愈发大胆起来，捏着一小颗果子直接喂给姬发。“你的脸好烫。”

“我……你离我太近了……”姬发紧张地闭上眼睛，喂进嘴里的果嚼也不是吐也不是。

“师父说，我这回重获新生，以后就是你的人，要听你差遣，助你征战。”殷郊小声说，“姬发，你要不要我？”

“我要。”姬发再也忍不住，一口咬破了嘴里的果子，香甜的汁水在口中炸开，他就着这份甜意吻上殷郊的唇。

“你知道的吧？让你早点适应身体的办法。”

“知道。”殷郊用力搂住姬发，让自己和他贴得更紧。

“极乐极痛，你受得了吗？”姬发实是在关心他，殷郊却觉得被小瞧了，快速脱了自己的衣服，又伸手扒拉姬发的腿。

“我受不受得了，你一会儿便知。”殷郊捉着姬发的手，往自己胯下探去，摸索到后穴的位置，“是这儿，你懂怎么做吗？”

“不懂，第一次做这种事，你教我。”姬发嘴上这么说，神情无辜，手却已经不安分地动起来，微微用力揉按殷郊的穴口。

“哎，姬发你……”火是殷郊自己惹的，姬发真对他动手，他倒不好意思起来。

“怎么？”姬发以为他痛，连忙抽回了手，看看自己是不是指甲太长，恰在他这番愣神的时候，殷郊趁机一手抓住他的双手。

“你做什么？”姬发也不挣扎，不解地看着殷郊，直到自己的发带被抽下来，手腕被殷郊捆住，吊在头顶，他也没搞清楚殷郊要做什么。

“你弄我，我不好意思。”殷郊小声说，方才求欢的气势竟全然不在，“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？”

“你别动，我自己来。”殷郊说着，在姬发诧异的目光里，埋下身躯，撩开姬发衣衫的下摆，一口含住他的分身。

“殷郊，你做什么，谁教你做这些的？”这下姬发真的慌了，热流分两股，一股集中在他胯下的肉棒上被殷郊含得更烫，另一股直接冲到脸上，惹得他整个人都热腾腾的。“摸摸穴不

好意思，吃吊就好意思了，什么怪事情？！”

“绑着你让你太闲，有功夫教训起我了。”殷郊害羞是真害羞，说着反驳的话却不敢看姬发，讲完这句又再次吃进嘴里。

快感来势汹汹，令姬发感到兴奋又陌生，咬着唇忍耐，也不知道自己在忍耐什么，终于感到要喷薄的冲动，连忙喊道：“殷郊，快让开，我受不住。”

嘴里的东西胀大不少，殷郊没啥经验，也不知道吐出来，不顾姬发喊声里都带了哭腔，继续往里含，被措不及防呛了满满一口精液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姬发见殷郊呛着了，又羞又急，向殷郊凑近却因为手被绑住无法做到。

“爽吗？”殷郊咳了两声，“姬发，爽了就好好操操我。”殷郊说着骑到姬发身上，把又一次被他玩硬的肉棒对准自己的穴口。

“以往军中分战俘，就算有不好意思的，也都要了，就你一直清高，从来不要。”殷郊说着，扭动屁股在姬发的龟头上打转，“也不知道你会不会。”

姬发浑身发烫，刚释放过又汇集了满溢的欲望，他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。“不会，我不会，都听你的。”

殷郊忽然松开姬发的分身，凑近前和他对视，姬发以为殷郊要吻他，却不想下一秒，对方在他眼角轻轻啄了一下。“这才哪到哪，你就爽哭了？”说罢，殷郊就一屁股对着姬发的分身坐下去，姬发又惊又爽，忍不住发出轻哼，殷郊听在耳里，剧烈的刺激冲上天灵盖，情难自己地大叫出声，前端再也忍不住，喷出白色的浊液，胡乱地搞脏了姬发的衣服。常年马上征战，殷郊腿上有劲，此时此刻这腿脚功夫竟用在骑着姬发起起落落下，一边上下晃动，让姬发在他体内一次次挺进，还用力加紧，仿佛在催对方快射给自己。终于一股暖流喷进他穴里，殷郊爽得双腿颤抖，一时撑不住，重重坐下去。两人俱是一痛，又爽得不行。

“殷郊，哈……松开我，我想抱你。”

姬发央求道，两次射精的脱力和好几日进食休息的混乱让他有种身内发虚的感觉，快感太强烈而觉得颇不真实，此时真的想要把殷郊用力抱进怀里。

“刚才我要抱你，你逃了，现在断然不能遂了你的意。”殷郊也累了，却还是逞强地扭着屁股，趴在姬发身上，舔他脖子上的汗珠。自己的几把擦在姬发的腹部磨蹭，他似乎习惯了这副身体。看来神仙说的办法，果然有效。

姬发抱不到他，休息片刻又挺腰草他，殷郊也配合每一次坐下都让他进得更深。

“啊！”

“殷郊？”姬发听着这一声绝对不是爽的，立刻担心起来。

“腿，腿麻了。”殷郊脸色绯红，眼睛里竟闪着泪花。

姬发用力挣开被殷郊绑住的手，连忙抱着他揉腿，也不顾自己的几把还在人身体里发烫。

“你！”殷郊瞪大眼睛，“你可以自己挣开！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那还求我给你解？”

“你开心就好。”姬发笑着说，“腿疼吗？我们这活儿也怪费体力的。”他从殷郊身体里退出来，认真揉起殷郊的腿。

“好些了吗？”姬发见殷郊不答，抬头看他，竟然看见自己的好殿下簌簌地掉眼泪。“你……你哭什么？真这么疼啊？”

殷郊用力摇头，却不回答。姬发只好把他整个人拥进怀里：“殷郊，好殷郊，你哭什么？”

“你管我哭什么！”殷郊推开姬发，用手背抹脸。

姬发知道他这是生气了，却又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，只好哄着摸他后背。

“你配合我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绑你你就装作真被绑住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想跟你做，你就陪我做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姬发！你可知错！”殷郊的语气姬发十分熟悉，就是从前那太子爷的调调，区别则是此时哭得格外伤心。

“我何错之有？”姬发笑了，像哄孩子一样摸他的脖子。

“你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，你自己想和我做吗？”殷郊问。

姬发心下一惊，没想到殷郊会这样多思，顿感心疼，愈发用力抱他：“我当然想。”

“你是为了让我早点适应身体才想的！”殷郊愤愤说。

“那你希望我是为了什么想？”姬发说着把殷郊推到床上。

“明知故问。”

“我不知道呀。”姬发说着轻吻殷郊的胸口，慢慢操进他的身体，握着他的腰侧，缓缓开始动。动得太慢，看似小心郑重，其实一下一下都是在折磨殷郊。

“姬发……姬发……”殷郊也不再执着让姬发回答，把自己身体的掌控权交给姬发，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快感，也不再控制，他找回了自己的身体，也找回了来自姬发的温度。殷郊甚至闭起眼享受姬发带给他的一切，极乐极痛，说的就是这样的感觉吗？

姬发见他逐渐放松，便愈加卖力耕耘，干脆抱起殷郊把他搂在怀里操，下巴凑到他脸侧，轻声给出上一个问题的答案：“我想要你，想你活着，想我在你身边。”

“殷郊，我想要你是因为情难自抑。”

殷郊爽得头脑发晕，姬发说的话，比姬发操他，还要令他享受，他紧紧抱着姬发，任姬发凶狠地顶他的穴心，也放任自己贴着姬发的身体释放。

可胯下热乎乎的，殷郊突觉不妙，低头一看，发现自己竟不是射了而是尿了出来，可能是因为还不太适应身体，他居然完全没有察觉。殷郊试图憋住，只觉得小腹酸胀，胯下麻木，身体不听使唤，完全控制不住。死过一回原以为天不怕地不怕，这会儿竟羞耻得想彻底把自己埋了。

姬发也慌了，从前连房事都不曾体验，自然也不曾经历过这种事情，连声问：“殷郊，殷郊，你还好吗？”姬发说着还伸手摸殷郊还在缓缓往外淌出尿液的分身，殷郊哪里守得住这样的刺激，去抓他的手腕，看上去却像把对方的手往自己身上按似的。

“姬发，你别看……”殷郊整个人又红又烫，哭道，“我不知道，为什么忍不住……别看……”

“好，没事的。”姬发抱着殷郊安抚地摸他后背，心头又暖又怜，再度亲吻了他。

翌日中午，艳阳高照，殷郊迷迷糊糊睁开眼睛，感觉床铺被褥都干净舒适，自己除了有些酸痛，也并无不适，正要找姬发，就听见门外杨戩的声音。

“不知廉耻！”听完姬发的问题，杨戩一个水遁就逃了，只留下不会少见多怪的姜子牙。

“你说昨夜他不能自控小解？”姜子牙摸摸胡子，“应该是在昆仑的时候神仙水喝多了，再加上还不适应身体。没什么大碍。”

“哦哦，好。”姬发红着脸点头，送走姜子牙转身进屋，却见殷郊背对着自己侧卧，整个人都埋进了被子里，看着像装睡。“殷郊，醒了吗？”

殷郊不回答，姬发扒拉扒拉被子：“你捂着头干嘛？吃屁呢？”

“你无耻！”殷郊掀开被子骂道，骂完，又把自己埋了回去。

姬发见他脸色发红，知道是害羞了，只好哄着：“好殷郊，我又怎么了？”

“你怎么能和别人说……”

姬发听他这样说，才知道是刚在门口的对话被他听了去，无奈说：“我也是担心你有事，口不择言。”

“你姬发爱妻情切，让我殷郊往后如何做人，那老道士说不定就在背后笑我呢。”殷郊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姬发惊喜。

“我说老道士会笑我，你还笑呢？”

“不是，前一句。”

“我往后如何做人？”

“再前一句？”

“你姬发爱……”殷郊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说了什么，脸更红了，“爱妻情切……不对吗？你不认吗？”

“认！我认。”姬发拨开被子在殷郊脸上亲了一口，“原来殷郊想做我妻子。”

“哼，我本来就是。”

两人梳洗吃饭，便去田间散步，金色的麦田在风中起伏，阳光照在两人的身上。

“这就是西岐，你的家果然和你说过的一样美。”殷郊看着远方，对姬发说。

“也是你家。”姬发握住殷郊的手，看向远方的云。

天谴尚未停止，殷商的军队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打来，但是殷郊回到他身边，他就相信，即便事到如今，也还是能有好事发生。

忽然姬发觉得脸侧一软，竟是殷郊在偷亲自己。

四下无人，姬发把殷郊推进麦田里，两人跌入麦田的金海，如坠爱河。

道狭草木长，夕露沾我衣。

衣沾不足惜，但使愿无违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